

馬諦斯畫作裡的女人



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的家，宛如森林小屋，就連腳下的「地牆」，也鋪上富麗多采的地毯。

七月底的巴黎，籠罩於綿綿細雨之中。返鄉和度假的巴黎人紛紛離城，將這個城市一下子淨空，蕭瑟的街景反而給這個城市帶來難得的清靜。

這條於 1550 年落成的「渡輪街」(Rue de Bac)，原為建造「杜勒麗宮」(Palais des Tuileries) 而設，起始目的在於橫跨「皇家大橋」(Pont Royal)，將石塊運送到塞納河對岸；如今，這條長度僅有 1150 公尺，與「伏爾泰碼頭」(Quai Voltaire) 及「塞弗街」(Rue de Sèvres) 交界的小街，成了家居精品店的集聚地，不少巴黎的富商與政要，如當今首相法斯瓦·弗隆 (François FILLON)，也選擇在此居住，可見此街的魅力。我卻難以想像，居住在這條商業街上的居民，怎能不受紛擾俗世的干擾？

然而，當我自喧囂的「渡輪街」踏進法斯娃·葛洛斯戈杰雅特 (Françoise GROSGOGEAT) 居所的一開始，便立即感受到遠離塵囂以後的寧靜，伴隨而來的放鬆，促使我的感官得以舒展，全心全意地沉浸於女主人一手打造的這座鳥語花香的世外桃源。

完美比例的杏桃千層派

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的家，宛如一間森林小屋，從每扇窗戶望出去，入眼所見，盡是一片濃濃綠意；環顧室內，沒有一面牆壁，不被繪畫給覆蓋，好似女主人恥於將「沒穿上衣服」的白牆展現於世人面前，就連腳下的那面「地牆」，也被鋪上富麗多彩的花樣地毯。

我步入其間，有如置身一條繁花似錦的大道上，顧不得眼前的目不暇給，只知貪婪地賞玩著陳列於五斗櫃上的青銅雕像，上了彩釉的陶器、琉璃藝品，與那千姿百態的花束，它們將整間大廳打造得如一件活生生的馬諦斯畫作，洋溢著色彩與生命的舞動。

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為我端來她精心準備的下午茶點。為了泡好這壺茶，她先讓我在一堆著名的茶葉商標 Mariage Frères，Kusmi Tea，Fortnum& Mason 間隨意選擇，再於一整櫃子的精美瓷器裡，挑出這套白瓷花卉茶具，一點也不含糊地以定時器設定 3 分半鐘的泡茶時間以後，才肯將茶壺裡的濾茶器取出，雖然，這款〈馬黑兄弟〉(Mariage Frères) 伯爵紅茶的滋味有些黯淡，但是，邊欣賞著這套繪有“鳥語花香”圖的茶具，邊品嚐著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自製的這道「杏桃千層派」甜點，著實讓這個下午的開端洋溢著溫暖與幸福。

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熱愛料理，並且樂於為家人每天準備各式各樣的美味佳餚，甚至於為了追求卓越，還前往巴黎 Lenôtre 甜點學校上課，並得以從兩次的見習中領悟到，要做好一道甜點，所需的自我要求之高，遠比做料理還嚴苛。

「比如，甜點不能夠塌下來！為了控制甜度、酸度以及軟硬度，每個環節都得經過精細與嚴密地計算。」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熱情地與我分享她的學習心得，卻也促使我注意到桌上的這四塊「杏桃千層派」，每塊大小都一模一樣。

「你最熱愛的是什麼呢？」我滿心疑惑地提出我的疑問，眼光卻不由停留在她滿室生香的花朵。

花與革命



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與她鍾愛的花，在她溫暖與安全的爾／家中互相陪伴。

「人生裡，第一次激起我熱情的是『花』。」靦腆的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平靜的眼神裡閃現著火花，娓娓道來這段她與花結識的經歷。

1965年，26歲的她，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每天為了張羅一家大小的生活起居而操勞。那天傍晚，她好不容易做完家事，哄得孩子入睡以後，總算有了一點屬於自己的時間，無意間，她翻到一篇關於〈花藝〉的報導，原本對此完全外行的她，突然萌生了想學花藝的念頭，而當時的歐洲，大部分的花藝學校皆在倫敦，她尋尋覓覓，終於找到一間教授花藝的教室，她自茱利·馬克斯（Jules-Max）與玻蔓（Baumann）女士那兒學習到如何解放自己，讓創意源源不斷地湧現。

1968年5月，當巴黎街頭四處竄動著示威的學生與對峙的警察時，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一個人抱著她的花束作品，心無旁騖地穿越大街小巷來到花藝比賽的現場。

「我得到第一名。所有人都為我花束展現出來的『自由』與『現代』而震驚！」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掩不住滿臉的喜悅與驕傲，告訴我當年的花藝講求的是形式與規則，沒有人敢膽像她一樣，無拘無束，只知盡情揮灑。

35歲那年，她與朋友共同創辦了一所花藝學校，每天為了張羅花藝學校裡的各

項雜物而裡裡外外奔波，一個月後，她發現右耳失聰，經過診斷，住院醫師斬釘截鐵地告訴她，沒有任何治癒的可能！她卻在六個月後，近乎全面地恢復聽力。這個奇蹟的發生，對於非教徒的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來說，實在是太不可思議！

我卻深信，這源自於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一家子的祖宗庇蔭，以及一直以來，她根深蒂固地厭惡戰爭，崇尚和平。

「只有那些從來沒有真正經歷過戰爭的人，才會動輒把『打戰』兩字掛在嘴上！」她憤怒地責備那些好戰份子，並且告訴我，沒有任何人可以在經歷過戰爭以後，還能存活。

然而，出生於 1939 年的她，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留下的那條疤痕，卻是因與哥哥玩耍時，一不小心，被他揮舞的鶴嘴鋤擊中頭部而留下。那年，她 3 歲。

鳥夫人



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的先生是位醫師，中國屏風畫來自她先生的病人家屬，記誌一段奇特的緣分。

自懂事開始，她的家裡就不時可見到動物的出沒，這些狗呀！貓呀！老鼠與鳥等，都是兒時玩伴。戰爭期間，不少人都故意讓動物餓死，以免除物資短缺帶來的困擾，她的家人卻寧願自己挨餓；而三位姑姑過世以後，留給她的，除了一堆的畫冊與書籍以外，還有 30 隻流浪貓；而她就是在如此的家庭氛圍中成長，耳濡目染地培養出她對動物的摯愛。

我望著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脖子上掛的那條綴滿「鳥」墜子的項鍊提出我的疑問：「那妳與『鳥』的這段因緣，又是怎麼展開的呢？」

她垂首望著自己的墜鍊，一手輕巧地拉起，仔細地端詳上面的鳥獸圖案，一個接一個告訴我這些鳥獸的學名與種類：「這是貓頭鷹，這是喜鵲，這是……」

這條鍊子是先生去年送她的聖誕禮物，她有些難為情地告訴我：「他人很溫和，但沒什麼想像力，就是不知道要送我什麼才好！我讓他去這條街上 24 號的《世紀首飾》店裡挑選。他挑了一款綴滿鉤子的項鍊，我不喜愛，就返回此店，請首飾的設計者莎樂美·奧梭里歐 (Salomé Osorio) 為我將這些鉤子換成禽鳥，後來，她將整條項鍊掛滿了各種姿態的小鳥，我卻嫌太滿，又取下了四隻，就成了你今天看到的模樣。」

我看著大茶几底下的那只克里斯丁·季翁 (Christian Ghion) 的牽牛花玻璃，耳畔傳來陣陣悅耳的鳥鳴聲，難以置信在這個充斥藝術品的空間裡，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繼續與她的嗜好耳鬢廝磨。如同哲學家深信，人生就是由一連串的際遇與巧合而成。

作家羅曼·蓋瑞 (Romain Gary, 1941~1980) 與女演員珍西伯格 (Jean Seberg, 1938~1979) 的兒子狄亞哥，因年齡與她兩個兒子相仿，經常聚在一起玩耍，1970 年的某個下午，他們在鄉間的溝渠裡撿起一隻折翼的穀倉貓頭鷹，三個人高興地不得了，將牠帶回巴黎家中，並且迫不及待地向裸姆展示，沒想到這位西班牙裸姆一看就嚇得發抖，直尖叫著：「天啊！多可怖！這會帶來惡運。」兄弟倆原是嬌生慣養的孩子，一聽之後，熱情瞬間冷卻！這隻受傷的貓頭鷹便由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收養，自此成為她的日常生活重心，走到那兒都一定帶著牠作伴，貓頭鷹把她當作母親，常常對著她吱吱喳喳地說著鳥語。

她在浴室窗外的陽台搭了一個鳥網，為的是防止鳥兒在痊癒以前，不小心自陽台墜落！其後，她又收養了一隻雛鳥以及一隻烏鴉。當鳥兒們的傷口痊癒以後，她就送牠們去專業的鳥禽訓練學校，直到牠們恢復原始的狩獵本能以後才放生。

波西米亞姑姑

「妳猜猜我結婚幾年？」容光煥發的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告訴我：「這段關係至今已延續了 52 年，而且，我即將晉升為曾祖母了！」

出生於法國西南部「多爾多涅」(Dordogne) 省的「佩里格」(Périgueux) 市，一個以松露聞名全世界的地方；外婆生了四千金，一家子都從事幼教工作；父親家族則世代都是眼科醫師，他卻將滿腔熱情與金錢用來照顧棄兒與離家出走的少年，也因為如此，家境並不富裕。

她極其自豪地告訴我，她的三個姑姑在 1930 年代裡可算是前衛女性。20 年代就前往巴黎，浸淫於那個年代的藝術氛圍，過著波西米亞式生活，瘋狂地愛上運動、爵士樂與文學，並成為自然主義的忠誠信徒，這也意謂著：在家時，她們往往是一絲不掛。

三位姑姑對文學的熱愛與造詣之深，不但讓她們寫得一手好字，家人之間的溝通也多以書信往返，結果，直到三位姑姑過世為止，家書多達數千封，為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的家族提供了最好的文學素材，而透過這千封家書，我們不但窺見了外婆一家人對動物的關愛，也感受到她們雖然捉襟見肘地過日子，**物質條件極為拮据，心靈卻很富裕。**

1920 年代，醫療設備仍很落後，衛生條件極差，抗生素尚未發明，更不容許墮胎，她的母親懷孕六次，存活下來的，僅三人。其他的孩子或因體弱多病於 6 個月後身亡，或是流產，而她排行老么，且是家中唯一的女兒。

1949 年後，舉家遷居波爾多，大哥前往巴黎讀醫科，成婚以後，與新婚妻子定居凡爾賽，偶爾在醫院的守衛室過夜，過著波希米亞式的生活，她因與嫂嫂處得很好，來巴黎度假時就住在哥哥嫂嫂家裡，也就是在那間醫院的守衛室，她遇見了這生的真命天子。

「那時，他還是醫院的心臟病科實習生，沒有任何經濟基礎，一年後，他向我求婚，那年我才 20 歲。一想到，從今以後，我就要與這個人共度此生時，內心十分惶恐！然而，在那個年代，女人對自己的婚姻沒有發言權，婚姻大事得由『父親』說了才算！而大部分的女孩，都在 21 歲前步入婚姻生活。20 歲那年，我們成了婚，沒想到這個關係竟然成功，且延續至今。」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說著說著，似乎自己都感到驚訝！

「一年後，我產下艾菲，不久後，我又懷了第二胎，等到腹中胎兒八個半月大的時候，一個斗室的空間，再也容納不下我們一家四口，非得趕快找到一個較大的空間。但在 1960 年，沒有銀行提供貸款購屋，我的娘家也無法幫助我們，最後由疼愛外子的姑丈出面以後，才得以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十年後，我們從姑丈手中買下這間 170 平米的五居室，如今，我的大兒子是營養學醫師，他的診所就在樓下，每天中午必定回家用餐。」

每幅畫都有故事



睡佛像旁的藍色圖畫，來自現居墨西哥的法國畫家傑哈·艾柯諾摩斯。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家中擺放的每一幅畫，每件物品，都有一段淵遠流長的故事，甚至於她與這個家的結緣，也因畫而起。

這間公寓在 1930 年代由一位性學專家巴拉佐里（Palazzoli）擁有。客廳原為會客室，她先生的書房為辦公室，兒子的房間則做為診療室之用。當時，她正為了找尋大點的公寓而焦頭爛額，外子姑丈的某位商界朋友的太太，卻因熱愛野獸派畫家阿爾伯·馬奎（Albert Marquet, 1875~1947）的塞納河畫作而四處拜訪藝廊老闆，也就在那個時候，一位藝廊經營者告訴她：「巴拉佐里是阿爾伯·馬奎作品最重要的收集者，他不僅打算轉讓這位畫家的作品，連公寓也一起賣出。」後來，那位富商的太太不僅買了畫，還買下這間公寓；富商為了擁有姑丈手中的股票而與姑丈協議：「我知道你的姪子想找大一點的房子，我願以這間公寓換取你手中的股票。」疼愛姪子的姑丈最後同意交換，她們一家子也得以搬進這間公寓，並於 10 年後，成為這間公寓的擁有者。

她與繪畫的因緣卻只是開始。她領我來到一做插滿了玫瑰花的櫃子前停下來，指著牆上的那幅畫作對我說：「剛搬進此居所的時候，我的先生為了將病歷表歸檔而需添購一只文件櫃，就在找到櫃子的同時，我看到上方掛的這幅畫作；我第一眼就著迷了！當時，我們沒什麼存款，最後家具商勉強同意我們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購買；沒多久以後，家具商聯絡我們，希望以原價買回這幅作品，我沒有同意！

家具商也沒有太堅持；後來，我找來一位古物鑑賞家，他告訴我：『妳的這幅畫作出自 17 世紀尼古拉斯·普桑(Nicolas Poussin, 1594—1665)的連襟——克勞德·杜蓋 (Claude Duguet) 之手。』」

隨之，她領我來到玄關，指著牆上懸掛的兩幅作品告訴我：「上面那張是來自公公的禮物。這名畫家很窮苦，但想配一副眼鏡，為了答謝，畫家贈予公公這幅畫，公公後來還跟他買了幾幅其他的作品。下面那幅作品出自一為法國女畫家之手，她現在以有九十多歲了，這張圖畫是她十七歲時完成的，很不得了，不是嗎？」

餐廳牆壁的那聯中國屏風畫與那套閃閃發光的鍍金餐桌椅吸引了我的目光。她告訴我：「這是一位朋友送的。她的先生是外子的第一位病人，我倆因此而結緣，60 歲時，她成了寡婦，唉～，醫學還是有它的極限；她獨自活過 43 個年頭，過世前，她堅持把這聯屏風畫連同這套餐桌椅贈予我當紀念，於是，我把它放在這兒。」說到此處，語氣有些無可奈何。

事實上，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的倉庫裡還放著滿坑滿谷的繪畫、陶瓷器與家俱，既有的空間根本容納不下所有的收藏！她只好每隔一陣子，就把牆壁上的圖畫摘下來換上另一幅，或者調整位置。精力充沛的她甚至週週更換擺飾，使得生活其中，有如搬新家、換住所一樣，總是充滿著新鮮感！

不過，在這些繪畫中，我最喜愛的還是掛在睡佛像旁的那幅藍色圖畫。這位現居墨西哥的法國畫家傑哈·艾柯諾摩斯 (Gérard Economos)，畫這幅圖的時候，特意將畫布掛在舞台上當成背景，而他則在聆聽香港《京崑劇場》演員傾情演唱《牡丹亭》這個淒美愛情故事的同時，也在這巨幅畫布上，揮灑下他的情感。當時，坐在台下觀眾席裡的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在欣賞崑曲藝術的同時，也見證了這幅風景畫的誕生。

溫暖與安全的繭

對葛洛斯戈杰雅特女士來說，“家”，是一個溫暖與安全的繭，而這個空間裡的每一件物品，都連結著家族的情感或友人的記憶，睹物思人，是這位 73 歲的曾祖母的慰藉，如她自言：「我從來不喜歡參加社交宴會，那兒多的是虛張聲勢、故作姿態的人們；我們也不屬於非常有錢的那個族群，人生對我而言，從不是『快速致富』，而是心靈的富足。」